

■往事如烟

只要有一把米就要养着五童

○王珍

“阿童,你有什么事吗?”
 “当然有啊!我要去看看,屋里的米甃是不是又见底了。如果没有炒票余米,我的姆妈要把我领回去的,那我就看不到你了。求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啊!只要和你在一起,我少吃点饭也不要紧。阿姆。”

这是我外婆和我小舅舅的对话。
 这个拆天拆地,被宠上了天、无所畏惧的阿童,只要一谈到米的问题,立马安静乖巧,满腹心事,眼睛里含满了惊恐的泪。

小舅舅其实是我外婆的养子。他是正宗的富二代。他的亲生父亲是上海的一个资本家,但他却没有做过一天少爷。虽然我小舅舅天生健康聪明、活泼伶俐,还超级帅,国字脸,细瓷般的皮肤,高鼻梁加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,与

生俱来的大都市气质终生未改。但他的妈妈不仅没有母以子贵,反而在回乡做产后回家时,发现鹊巢鸠占小三早已上位。

所以,儿子生下来就被扔到乡下我外婆家,那时我外婆自己刚出世的女儿死了,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小舅舅的妈妈,视若己出。而小舅舅自己的亲生母亲该打牌打牌,该搓麻搓麻,甚至都基本上不去看儿子。开始几个月还按月付抚养费,不久后,钱也不付了,仿佛已经忘记掉她还有个儿子养在别人家,完全不闻不问。

我外婆自己有三个女儿、一个儿子共4个孩子,所以小舅舅一来,外婆就叫他五童。全家都亲切地叫他阿童。据我妈说,我外公长得很矮小成不了劳动力,所以在孩子们没长大时,家里的所有开销都靠外婆的一双手做出来,包括给

别人放牛等。养我小舅舅的最初目的应该也是为了挣钱。而且,小舅舅刚刚抱来外婆家时,明显缺少照护,面黄肌瘦浑身疥疮,也没那么好看。

但是,养着养着,外婆就完全忘记了初衷,好像阿童本来就是她自己的宝贝儿子,值钿得不得了,根本就不在乎他爹娘是不是付抚养费。反倒是日夜提心吊胆:他的父母哪一天想起这个儿子了,要抱回去了,她怎么舍得下?她还时常想象,若真有那么一天,她一定会尾随而去,坐在他家门口,一听到哭声立马就冲进去。所以,家里只要还有一口饭吃,一定要让他先吃。

我的大姨是旧版樊胜美,那时她在汉口帮佣,只要家里断粮,外婆就会让大姨寄钱。我可怜的大姨即使是倾囊而出也没几个儿子,那时的保姆

有口饭吃就算不错了,哪有什么工钱啊。有时实在是被逼无奈,大姨就央求外婆:家里都这样了,还是把阿童还回去吧。一听这话,好脾气的外婆立马翻脸。外婆宁愿“拉黑”所有人,也要让小舅舅在家人群中。

虽然,外婆对我小舅舅的疼爱完全超越了血亲,但外公和外婆一样,都是爱得很大气的人,他们懂得爱是付出而不是占有。他们宁愿少分一点宅基地,少得些土地,也绝不改小舅舅的姓氏。在一群姓陆的兄弟姐妹中,只有我小舅舅姓张。

纵然是千般不舍,但比起自己的感受,外婆更担心给不了阿童更多的幸福,总是在思忖,怎样才能给他一个更好的归宿。所以,当有一个去城里工作的机会,不管小舅舅怎样地表白“宁愿和哥哥一起种



■闲情逸致

绿色随想

○钟迪良

应朋友之约,来到位于富春江的芦茨湾。那里返璞归真,远离城市喧嚣,群峰翠叠,山川秀美,风光旖旎。居住地前一溪清水,鱼翔浅底,一种沉静,一种舒畅,一种绿念时时沁出脑海。

冬去春来,是季节由白变绿,由浅入深的一种递进,一切在湿润气息中变为充沛饱满。远处,有山之苍翠,气势磅礴绵延至天边;近处,有水之凝翠让人流连,可谓绿水青山好风光,正堪赏。

江南的四季是分明的,春时,绿初生,如青嫩孩童,一个劲生长。遇上一场春雨,雨后

的绿,更是清新干净,光彩照人。有人说,绿,轻柔而清凉,养眼又沁心。绿在文字中行走,心在绿色中沉醉。所以一个“绿”字,在人间留下了许多佳作。我喜欢书画美术,对“绿”深感它不仅有一种层次感,比如,淡绿、粉绿、深绿、墨绿……而且“绿”与红、黄、白、紫,甚至萎去的枯竭都相当相配,而且会很自然和谐。在花鸟画中,各色花儿在枝头娇艳地开着,几笔翠生生的绿叶簇拥,就是生机勃勃;几只鸟儿,穿梭于蓝天碧波,当栖息在绿树青枝之上,会呈现灵动的美感……又如山水画,看青松

高直在山坡,翠竹修长于崖端,青藤攀援,枝叶交叉,繁茂的绿,使其生机盎然。绿色,以自身的深浅变化,激活了灵性花鸟,点缀了山山水水,让世界生生不息。

在山里待了两天,看着大自然中的青山、流水、鲜花、奇石,我总在想,如果这一切缺了绿,便山也无聊,花也无趣,石也无依。而且这绿不张扬,给人一种满足的宁静,让人体悟到自然的无穷奥妙。当你在绿色植物前驻足凝视,你会看到绿片上、叶脉间,似乎有着清雅的微笑,如水面涟漪缓缓晕开。

■思绪点滴

心中有座治水丰碑

○谢国刚

不久前,有幸参加“智水之浜千年之光”水文化研讨会,参会的有十几位专家、教授级人士。大家欢聚一堂,就水文化畅所欲言。

浙江省有八大水系,苕溪就是其中的水系之一,浙江近千万民众靠的便是苕溪水系。早在三千年前,大禹治水就关注过天目洪水,先民早在周、秦时期,对古苕溪的治理就开始了。

东汉熹平二年(公元173年),杭州余杭县令陈浑,是一位水利专家,上任后第一要务就是治水。陈浑经多点实地察看后,号召10万民工,把前人零星塘堤筑连起来,形成苕溪长堤。他不但筑长堤固苕溪,还开发南渠河与塘河贯通,便居民饮用,利农田灌溉,通舟楫便捷。

因为地理位置原因,决定了余杭县首要任务就是治水。前人的水利设施有苕溪堤塘、南湖、里南湖、上湖、中洪、燕子坝、活动坝、滚坝、南渠河、千秋堰、凌统堰、坝潭、尹家坝、乌龙洞等,这些水利设施都凝结了先人的智慧和勤奋。浙北水系苕溪堤塘,至今已演化成浙江的西险大塘。这个险不是开玩笑,东苕溪堤塘保卫着杭州、嘉兴、湖州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。我目睹了1996年“6·30”洪水,当时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带领武警官兵,在余杭乌龙洞苕溪边堤塘处叠沙包、

打木桩的场面,如今还会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先民治水遗留下来的水利设施,至今还有些遗存,这些设施有它的科学性,我想应把它做成模型供后人参观。因水架桥、筑堤设堰、围湖挖渠,因水织网捕鱼、劈竹设栅、水产养殖,清水涤蚤、水碓做纸、水车灌田等,这些都可作为水文化延伸研究。

中国自古以来多水患。余杭舒公塔,塔底层近30年中淹没过两次:一次是1996年6月30日,即“6·30”洪水;另一次是2020年7月10日,这说明苕溪的水患不可掉以轻心。余杭的历史文化,治水文化是非常重要的部分,水文化研究应该挖掘优秀的治水理念、治水精神、治水技术、治水设施、治水英雄等。

对于浙北三千年的治水文明史,我想可以用石雕的形式给予复活。石雕群可以大禹治水为背景,秦王置县,王翦大将军饮马苕川,陈浑号民工10万筑苕塘围南湖,唐归珧、宋杨时修筑南、北两湖,直到1996年“6·30”洪水,武警官兵在乌龙洞苕溪边抢险之场景。这些,可谓是一部立体的水文化史书。若设想有幸落地,届时,人们散步于余杭古城西门苕溪边,望着治水丰碑雄伟石雕群,胸中定会荡起层云,励人无限思索。

■当代生活

不理儿女的张老头

○余瀛

这两天,张老头生病了,这一病可不轻,除了在新疆做军人的么儿没回来外,大儿二女全家都来了,可老头子成天对着儿女们吹胡子瞪眼睛,弄得整个医院气氛凝重而严肃。

“老头子,你到底发什么神经?你整天念这个念那个,可昨天女儿一家风尘仆仆来看你,你猪肝的脸色,哪个借你米还你糠?人家女婿古军听说你病了,立即将工作交给副职,硬是请假赶着伺候你、照顾你。人家还正为镇里开发拆迁的事焦头烂额呢!人家同房病人都说,像这样的女婿打着灯笼都难找啊!你也不塞枕枕头好好想想?”老婆素芬向他一阵劈头盖脸地骂道。

老太婆意犹未尽:“今天早上,大儿子、媳妇、孙子们也提着一大包慰问品,你连瞅都不向他们瞅一下,你平时不是常念着大孙子吗?可

他们一来,你那张脸哟,一看到就不舒服,就像灶里的锅灰!他们可都是有工作的,你倒是饱汉不知饿汉饥,人家欠你吗?用得着热脸来贴你那冷屁股?”

这时,张老头的棋友来看望他,张老头马上变得和颜悦色起来,硬是不顾打点滴要与棋友玩个五局三胜制。这场面弄得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不知所措,但看到老人与棋友的高兴劲儿,也就偷偷地离开了。

“老头子,子女儿们携全家来看你,你不理睬人家,你让人家是怎么个感想?别人都说上年龄了栽花不栽刺,你倒好,尽说丧气话……”素芬看着自己丈夫吼道。

谁知,张老头竟当着朋友的面反驳起来:“正因为现在有个稳定的工作不容易,我们知道自己照顾自己,可不能耽误了他们年轻人的事业呀!”

■微型小说

良心店主

○邢晓丹

闹市区的奢华广场附近,新开了两家毗邻的水果店,一家是刘大爷开的“青青水果店”,另一家是一个叫大刚的小伙子开的“大刚水果店”。

见大刚店里人手不够,大刚娘也从乡下来到店里帮忙。

这天,“大刚水果店”来了一个漂亮少妇,她一进门就说:“我怀孕了,就想吃酸口的水果,不知道你家有没有?”

大刚对漂亮少妇说:“我们这有甜口的,酸甜口的,但酸口的水果还真不多,要不您到青青水果店去看看?他家货源充足!”少妇一听,赶紧兴高采烈地去了隔壁。

过了几天,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地来到了“大刚水果店”,她刚进门就问:“你家苹果多少钱1斤?”

“6元。”大刚答道。
 “你家隔壁才5元。”老太太撇了撇嘴又问,“那你家水蜜桃呢?”

“10元。”大刚答道。
 “你家隔壁才9元。”老太太又撇了撇嘴说。

“那您赶紧到隔壁买吧!”大刚忙不迭地搀扶着老太太说,看上去很高兴的样子。

一年后的一天,一个老板模样的中年男人来到“大刚水果店”,打算预订几百份水果礼盒为员工发福利。大刚摆了摆手说:“订水果礼盒还是去隔壁青青水果店,他家的水果礼盒包装精美,果品档次高。”中年男人一听,乐呵呵地去隔壁预订水果礼盒去了。

中年男人一走,大刚娘埋怨道:“你怎么总向着隔壁青青水果店那个糟老头子,这样下去我们水果店不是赔大发了吗?”

大刚笑了:“我不但不赔,而且还会赚呢!因为……因为青青水果店的老板是我未来的老丈人,我刚追到手的女友叫刘青青!”

■笔随心动

夫人峰上的笛声

○赵佩蓉

周末,在温岭太平的城郊爬山。

夫人峰上,突然间,我听到了笛子声。不问世事的笛声呀,似深谷里一道玲珑剔透的清泉,自得其乐地流淌。谁呀,这么逍遥。心里一嘀咕,脚下可加了把劲。

简单的旋律,悠长的音符,越来越近。从林阻挡不了,山风隔绝不了,犹如一丝明亮的弧线,上接云端,下达幽径。我的心,温柔地悸动。有多久了,我曾聆听如此纯净的乐音?那个吹笛的高人,是附近学校的声乐老师呢,还是山下高楼里的新贵?

终于,我看到了那个吹笛的人。他,立在山岩上,瘦削,却不单薄。背、肩,结实而挺拔。他的脑袋,微微晃动,兀自陶醉。一连串音符,精灵一般,在他的周围,来来回回地飞旋舞蹈。我在他的面前停步,丝毫没在意自己的唐突。他也不以为忤,照旧熟练地按着笛孔。我这才注意到,他的身上是灰黄色的工装,印有“实创物业”的字样。一曲终了,他转过头来。突然露出的笑容,直率而坦白。

“师傅,好手艺。笛子吹得真好。”我由衷地赞美。

“哪里。平时也忙,基本没时间。”他告诉我,7年前,扛着铺盖,从湖南老家来到台州打工。干过托运站的搬运,干过鞋厂的包装,早出晚归,一年也攒不

了几个钱呢。但是,随身的行李中,从来没有舍弃过这根自制的竹笛。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,想父母了,想老家田地里的红辣椒了,就摸出竹笛,吹一把家乡的小调。他这个闲心,在很多人眼里显得不可理喻,他们无法理解,一个处在温饱线上的外地打工佬,上无片瓦,下无寸土,何以将一根竹笛记挂在心甚至倾注精力。在这个经济异常发达的小城,一个外地务工者的雅兴,总是不合时宜的。他们坚信,假以时日,这个外地佬是会惭愧的,赚更多的钞票,盖高楼,买汽车,才是正经事呀。久而久之,人们发觉他的爱好一点儿没变,甚至比以往更加坚决。他们只是不断嘀咕,嘀咕他的迂他的酸。“我可以穷,但是我不能瞎穷,是吧?”他笑着说。

应了我的请求,他吹奏起《鹧鸪飞》。随着4个实指颤音乍起,那清脆、利落的声音,仿佛鹧鸪振翅翻飞,啼啭示好。渐渐地,气息受遏,气流减弱,恍若群鸟啾啾,一群鹧鸪忽高忽低,倏隐倏现。虚指颤音,越来越低,萦绕无限的牵念与遐思,鹧鸪扶摇而去,万里长空只有白云空悠悠。

这一刻,他忘了漂泊他乡的窘迫,他忘了租住斗室的困顿,他忘了日夜劳作的辛苦。轻快的音符,在他的身上游走。他的脸上,是熠熠生辉的尊严。

■文史随笔

诗坛中的“黄金配角”

○金钧胤

吴孟达的逝世引发了无数人的感慨,不禁让人唏嘘那是自己青春的终结。银幕上的“达叔”终究还是离我们远去,回忆也定格在那一句“我是中国人”的微博上。吴孟达作为“黄金配角”留在了我们心中,但更多的配角只是被我们的余光扫过,难以在我们心中留有一席之地。现在是如此的,古代又何尝不是呢。

小时候,老师让我们背古诗,而那些古代文人诗篇背后的故事,却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不如让我们试着了解一下,那些诗坛配角们背后的悲欢离合,兴许等我们回过头来再品读那字里行间的风花雪月,会别有一番风味。

“人生代代无穷已,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这是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中的诗句。唐

代诗坛的星空璀璨夺目,唐代诗作的书卷浩如烟海。谪仙李白的浪漫,圣圣杜甫的沉郁,诗魔白居易的通俗……仿佛整个诗坛都被大伽挤满,难有他人的容身之地。但偏偏张若虚带着他的作品出现了,这便是被后世冠以“孤篇盖全唐”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张若虚留给我们的,除了《春江花月夜》和《代答闺梦还》外,也只剩下在《全唐诗》和《旧唐书》中的只言片语。这位生卒年都无法确定的才子,带给我们的,仅仅是一幅幽美邈远、惆怅迷离的春江月夜图,以及那抹月光之后的无限遐想。

“伤心秦汉经行处,宫阙万间都做了土。”这是张养浩《山坡羊·潼关》中的诗句。说起这首《山坡羊·潼关

怀古》,有人下意识地便能说出张养浩。有人懂李白,有人懂杜甫,甚至有人懂元稹,但是懂张养浩的人却不多。在那个“其长则蒙古人之为之,而汉人、南人貳焉”的年代,汉族士人要么沉于下僚,要么隐于草野。张养浩从东平学正做起,官至参议中书省事,先后主持了元代第一次、第二次会试,其中经历的辛酸可见一斑。但权臣间的倾轧还是让他萌生了退意,以父老归养为由辞官。之后,元宪先后7次召张养浩入朝,他都一一拒绝。但故事并未到此为止,否则,也就没有后来“兴,百姓苦;亡,百姓苦”的张养浩了。元天历二年,陕西大旱,60岁的张养浩“散其家之所有”后,应召出任陕西行台中丞。在陕西的4个月“未尝家居,不

遑寝处,终因劳瘁而卒。”享年60岁。这位六朝老臣,终究还是将自己的所有,奉献给了陕西的百姓。

“月落乌啼霜满天,江枫渔火对愁眠。”这是张继《枫桥夜泊》中的诗句。“渔阳鼙鼓动地来,惊破霓裳羽衣曲。”盛唐的绚丽不复存在,边塞兵戈四起,破败的山河逐渐代替了大唐的繁盛。玄宗仓皇奔蜀,文人南下避难。那千年前姑苏城外寒山寺的半夜钟响,让我们记住了避难文人中有个人叫张继。刚考取进士不到两年便遭遇安史之乱,张继确实是不幸的。但从另外角度说,张继又是幸运的。比起杜甫、岑参、刘长卿等诗人,他们无不在这场动乱中颠沛流离、草落幕,张继却安然度过了一生;比起唐代一众婚姻不幸的

诗人,张继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。张继不仅与妻子携手到老,在他病逝之后妻子还随之殉情而去。一首《枫桥夜泊》,让我们体会到了张继因为国家动乱的不眠之思,也让我们领略了小人物在那个落寞时代的幸福。

这样的“黄金配角”还有很多:写出“凭君莫话封侯事,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曹松;自嘲“十有九人堪白眼,百无一用是书生”的黄景仁;感慨“凄凉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”的杨慎……他们或许只是群星之下的萤火,但千年之后却依旧闪亮。鲁迅说:“从来不朽之笔,须传不朽之人,于是人以文传,文以人传。”那毕生精力迸发出的刹那芳华,将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一起,永远地镌刻在历史当中。